

滄浪嚴先生吟卷目錄

卷之一

詩辯

詩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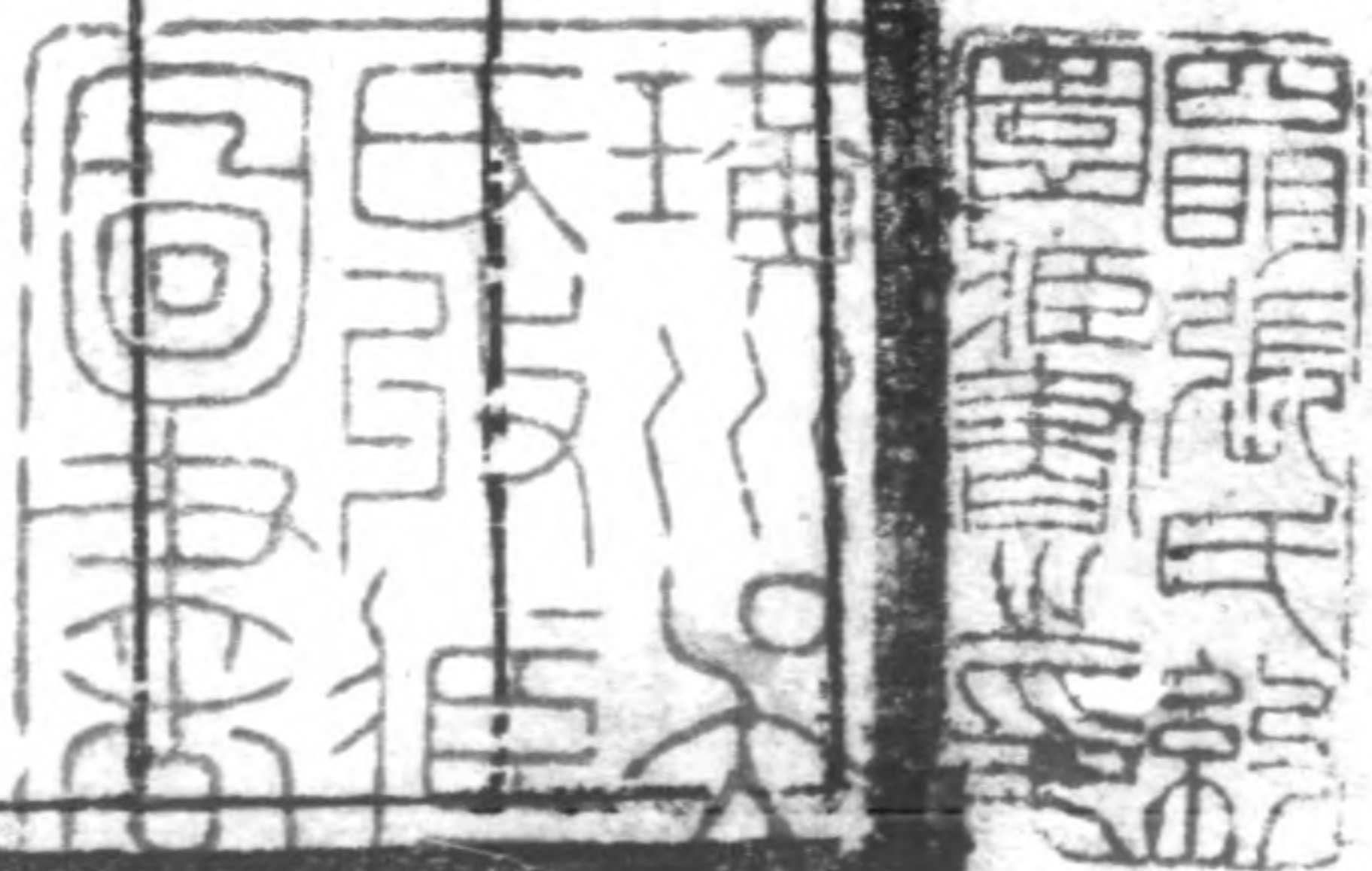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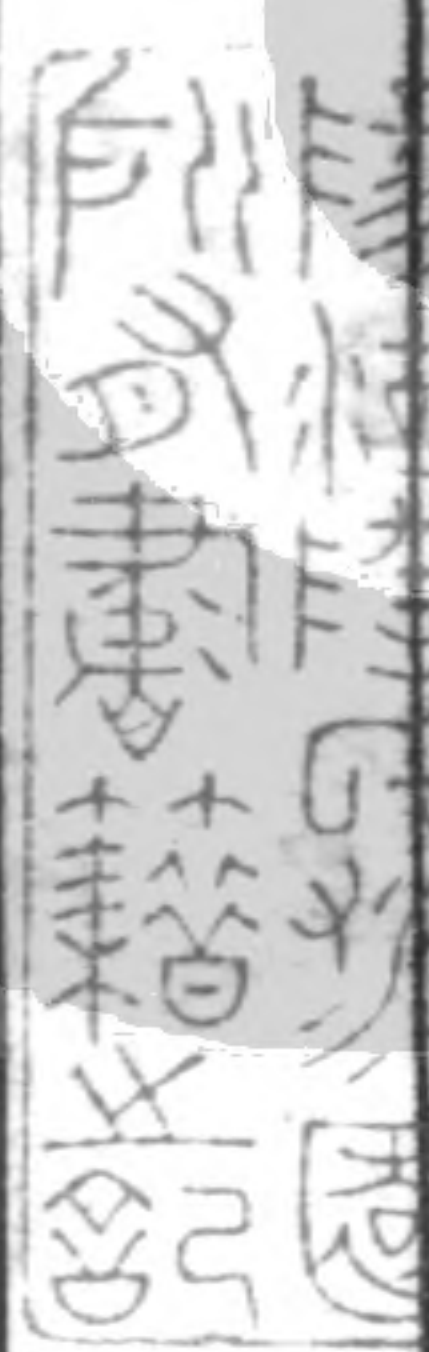
詩法

詩評

詩證

附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卷之二

五言絕句

西陵望

閨怨 二首

舟中示同志

塞下絕句

七言絕句

送友人之楚州

酬故人見贈

羽林郎

閨中詞

塞下曲 六首

江上送客

賴成之還自江西感舊有贈

聞笛

舟中指落星寺

答李友山山中留別

秋日

新涼

臨池

北風

燕

吳中送友歸豫章

臨川送周月船入京

五言八句

別客

送張季遠入京

訪益上人蘭若

從軍行 二首

出塞行

關山月

蜀女怨

尋甯山人所居

江樓夜月懷故山友人

江上有懷上官長史

聞雁

送上官偉長

有懷閩風山人

避亂途中

將往豫章留別張少尹父子

懷南昌舊游

寄山中同志

望西山

秋夜臨汝館懷友

樟樹鎮醉後題

張逸見訪逆旅

豫章城

江行

舟中苦熱

江上泊舟

逢戴式之往南方

塞下

吳江春望

閑居寄友

遇周子俊自行在還言石屏消息

喜友人相訪擬常蘇州作

有感 六首

三衢邂逅周月舡臨分有賦 二首

秋日廬陵送杜子野還攝鍾陵糾掾

七言八句

臨川逢鄭遐之雲夢

再送賴成之出都

將之潯陽途中寄諸從昆弟

紫霞樓夜飲

客中別表叔吳季高

和官偉長蕪城晚眺

寄郭招甫時在潯陽

登滕王閣

早春寄潛齋王史君

送崔九過丹陽却上荆門省親

舟中寄漢陽故人

夜泊

送吳儀甫之合肥謁杜師

楚江晚思

古詩

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五十

韻

庚寅紀亂

贈呂仲祥

登豫章城感懷

夢中作

劉荊州答

廬陵客館雨霽登樓言懷寄友

送嚴次山

豫章留別諸公

遊臨江慧力寺

山居即事

遊仙六首

我友遠言邁

悠悠我行邁

朝日臨高臺

昔遊東海上

秋風入我戶

過道遙山

聞鴈二首

古懊儂歌六首

卷之三

楚詞

憫時命

操

雲山操為吳子才賦

塗山操

吟

行子吟

還山吟留別城南諸公

孺子臺吟

引

思歸引

謠

夢遊廬山謠示同志

歌

錢塘潮歌

送子才赴禮部

送戴式之歸天台歌

雷斧歌

行

劍歌行

贈吳會卿

送主簿兄之德化任

寄贈張南卿兼答文篇之規

惜別行

贈馮熙之東歸

放歌行

相逢行

贈馮熙之

送吳會卿再往淮南

促刺行

古劍行

北伐行

四方行

上留田

估客樂

詞

滿江紅 送廖仁叔赴闕

沁園春 為董叔宏賦溪莊

滄浪逸詩

五言絕句

西山

送友歸山效韋應物體

空齋

五言八句

歲暮得表叔吳景仙書因寄

登天皇山作

遊紫芝巖

七言絕句 二首

四言長篇

平寇上史君王潛齋

滄浪嚴先生吟卷目錄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一



樵川 陳士元 暘谷 編次

進士 黃清老 子肅 校正

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

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

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

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讀熟。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胃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顛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

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曰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惋。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工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

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典故。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

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

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

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

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栢梁四言起於漢

楚王傳芾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

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

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及勣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通兩朝而南北朝體通魏周而

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景云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山谷為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

蘇李體李陵蘇武也

曹劉體子建公幹也

陶體淵明也

謝體靈運也

徐庾體徐陵庾信也

沈宋體佳期之問也

陳拾遺體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

張曲江體始與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逵夫體高常侍適也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岑參也

王右丞體王維也

常蘇州體常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常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或以而不全又其
他則本其自体耳

王荆公體

公絕句最高其
得意處高出蘇

黃陳之上而與
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
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

其初李半山后山最後亦李絕句於唐人
已而尽棄諸家之体而别出機杼盖其自

此序如
也

又有所謂選體

選詩時代不同体制隨異今人
例用五言古詩為選体非也

栢梁體

漢武帝與羣臣共
句用韻後人謂此体十言每

玉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
或者但謂纖艷者為玉臺体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

即李商隱体然兼温庭筠及
本朝楊刘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

韓偓之詩皆据裙脂
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

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体其他
体制製尚或不一然大槩不出此耳

有古詩

有近體

即律
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有三五七言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栖復

驚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夜難為情

有半五六言

晉傅休玄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

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

九言不足為法故不列於此也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皆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两句之歌

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

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

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

有口號

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

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

漢成帝定郊祀立樂府采齊楚趙魏之声以入樂有以具音調可於絃管也樂府俱備

衆體兼統衆名也

有楚詞

屈原以下倣楚詞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

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

有謠

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筵篔謠穆天子之傳有白雲謠也

曰吟

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

曰詞

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

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

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群鷓詠

曰曲

古有大提曲梁簡文有烏栖曲

曰篇

選有明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曰唱

魏明帝有氣出唱

曰弄

古樂府有江南弄

曰長調

曰短調

有四聲

有八病

四聲設於周顛八病蔽於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作

詩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據也

又有以嘆名者

古詞有楚妃嘆明君嘆

以怨名者

選有四怨樂府有獨處怨

以哀名者

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以愁名者

古詞有寒夜愁玉階愁

以思名者

太白有靜夜思

以樂名者

齊武帝有估家樂朱臧質有石城樂

以別名者

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有全篇雙聲疊韻者

東坡經字韻詩是也

有全篇字皆平聲者

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全平一句者

有全篇字皆仄聲者

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

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

押一平韻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為法謾列于此以備其體耳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入之體無閑詩道今皆不取

今皆不取

有輓轡韻者

雙入

有進有退韻者

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

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韻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其

後多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射文選三任彥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退之雜用東冬江陽庚青

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

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

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少陵多此體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

舳舻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又水國無邊際

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

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尽失歡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折腰者

有擬古

有連句

有集句

有分題

分題得其物也或曰探題

古物如分題或各賦

有用韻

有和韻

有借韻

如押七支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一韻是也

有協韻

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

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選詩蓋多如此

有古律

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律

有今律

有頷聯

有頸聯

有發端

有落句

結句也

有十字對

劉春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有十字句

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寺是也

有十四字對

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十四字句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上去芳洲之樹

何青青是也

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

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對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

二句對

有借對

孟浩然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

白水春雲母確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從從此不須開是也

有就句對

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危飛鷺晚悠悠李加佑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体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對就句也

論雜體則有風人

上句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續曲歌之類則多用此体

藁砧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僻辭隱語也

五雜組

見樂府

盤中

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

迴文

起於竇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反覆卒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復成文
離合字相析合成文孔融此二十字詩

雖不開詩之輕重其體制亦古
建除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
詩字其詩雖佳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

字謎

人名

卦名

數名

藥名

州名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

及箴頭

歇後等體

今皆削

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厨禁齋最為誤入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

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

語貴脫洒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窳忌趣貼

語忌直意忌淺脉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

促

詩難處在結裹譬如奮刀須用北人結裹若南人便

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厓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李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荆公評文章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麗而非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為唐人今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

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

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我豈在盛唐為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我豈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為最下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劉滄呂溫亦勝諸人

李瀕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陳陶之詩在晚唐入中最無可觀

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與李涉李益耳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

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少陵如節制之師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天材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李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鳩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真虫吟阜間耳入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玉川之恠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体不得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此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為識離騷否則為蔓筵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李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

日休九諷不足為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

擬古惟江文通甯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
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
仍是其自体耳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
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閉工遂至往復有八九
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
何邪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

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灝黃鶴樓為第一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徃徃能感
動激發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冷
冷一何悲絲竹屬清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
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
為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
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

當句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
字今人必以為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
之也

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
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
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

天厨禁鬻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
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耶詩話謂東坡兩耳韻
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敕駕至南鄉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盖指曹操也至南鄉
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
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
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
一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
平視美人為不屈是未為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
二子其何逃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愿君崇令德隨時
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劉公幹
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輔
臨危莫愛身徃徃是此意有如高逵夫贈王徹云吾
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
期人者此逵夫偶然漏逗處也

詩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
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怜才醉眠秋共被雙手日司

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遜齋閑覽
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
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
為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
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
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

予疑此詞岩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為蔡邕作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古文將進酒芳樹石榴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

又朱露雉子斑父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

水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

噤噤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

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馳千里足酉陽

雜組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考妄為之辨

水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

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水蘭歌文苑英華直作常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

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

年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湯陰里樂府解題作
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野子解題作田
強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
多亦奚以為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
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制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
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耳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
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
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
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兩
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
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
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
相府清切鳳凰池羨尔瑤臺鶴高栖瓊樹枝歸飛晴
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
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
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
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至誤人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
天言語今世俗畫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

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
詩書逐墻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
神堯奮天下會見出腥臊頭下公自註云至德三載
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体其
間略有公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本
雖分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
海漕臺開杜集亦以為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

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峰翠註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岫碧萬木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咲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偽半真尤為淆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灝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為一首郭茂倩樂府已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為是矣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觥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荆公為是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

太白塞上曲駢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
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集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
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
然必誤入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
得非高太乙耶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
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携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携妓去
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得偶耳臆度如此更僕究識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
皇德宗薛稷劉希夷常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
孟浩然且增其數儲光義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
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
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
王揚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
常應物孫逖祖詠劉眷虛綦母潛劉長卿李長吉諸
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四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
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

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
選歛衽而莫敢議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
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
曉日聽啼鴉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
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鈎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
此不足以書屏幃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又買
劍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但可
與師巫念誦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
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
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
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予謂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
尤為渾然不知識者以為何如

附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按他本滄浪答吳保義手書
吳陵字景先表叔行有詩名

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劖子手以禪喻詩莫此清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斬之疑之况他人乎所見難合固如此深可嘆也吾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為文其合文人

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回護毋直致褒貶僕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吾叔詩說其文雖勝然只是說詩之源流世變之高下耳雖取盛唐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趨向處其間異戶同門之說乃一篇之要領然晚唐本朝謂其如此可也謂唐初以來至大曆之詩異戶同門已不可矣至於漢魏晉宋齊梁之詩其品第相去高下懸絕乃混而稱之謂鎔

銖而較實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又謂韓柳不得為盛唐猶未落晚唐以其時則可笑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常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高見如此毋怪來書有甚不喜分諸體制之說吾叔誠於此未瞭然也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制然後不為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制莫辨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劣况文章乎僕於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

體制若辨蒼素甚若望而知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破發問何以答之僕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不遇盤根安別利器吾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為能別得體制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雜而不純今觀盛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毋乃坐是而然耶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為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

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
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吾叔脚根未點地
處也所論屈原離騷則深得之實前輩之所未發此
一段文亦甚佳大槩論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
李陵之詩非虜中感故人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
坡亦惑江漢之語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
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昇也自謂參禪精于僕亦自謂
參詩精于嘗謂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僕辨析毫芒
每相激賞因謂之曰吾論詩若那查太子析骨還父

析肉還母友山深以為然當時臨川相會匆匆所惜
多順情放過蓋視蔭執手無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
辨也鄙見若此若不以為然却願有以相復幸甚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之一

